

成龙带小伙伴改编红色经典

本报综合消息 继徐克的《智取威虎山》大获成功后,成龙也玩起了红色经典改编。定于12月30日跨年上映的《铁道飞虎》就改编自红色经典《铁道游击队》,这也是成龙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后的首部公映作品。该片10月26日在京召开首次发布会,不管是充满动漫色彩的炫酷火车头,还是清一色的“小鲜肉”阵容,都显示出《铁道飞虎》对经典的全新诠释甚至是颠覆。

红色老歌成龙张口就来

导演丁晟携成龙、黄子韬、王凯、王大陆、桑平、吴永伦等主演集体亮相(右图),但发布会现场最吸引人的还是“铁道飞虎号”火车头,这个巨大的火车头在设计上色彩鲜艳,动漫风颇浓。“《铁道飞虎》是一部很颠覆的动作喜剧,因此火车的设计也相对较大胆一些。”丁晟解释说。

谈起拍摄初衷,成龙坦言,虽然自己生活在香港,但很喜欢看一些红色经典老片,还经常偷师这些影片中的动作戏。“《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智取威虎山》……”成龙随口就报出了一连串的老电影名。旁边的丁晟爆料,“可能大家想象不到,大哥能唱很多我们熟悉的老歌。”一片起哄声中,成龙现场载歌载舞地表演了一段《红色娘子军》的主题曲,还真的像模像样。

此前,丁晟和成龙合作过《大兵小将》和《警察故事2013》两部电影。他回忆说,在拍《警察故事2013》的时候,成龙现场就哼起了一段《铁道游击队》的插曲《微山湖》。当时两人就灵感迸发,决定翻拍这部电影。

与以往红色电影不同的是,《铁道飞虎》从风格到故事都做出了巨大的创新。首先就是把电影的类型定位在动作喜剧,“听起来是一部战争戏,但打日本人的过程里,几乎没有一滴血,”丁晟说。

与火车的“亲密接触”太吓人

《铁道飞虎》为了可以拍到真正的蒸汽火车头,一直在零下20摄氏度的东北拍摄,整个拍摄队伍1000余人,为此还重新搭建了一个火车站,除了扒火车,更有撞火车、炸大桥的戏。虽然之前与成龙合作过两部电影,但丁晟此次依然战战兢兢,“之前合作更多的是担心拍不好戏,但这一次,更多的担心是



队长马原(成龙 饰)

为此,成龙精心设计了滑板扒火车、滑梯扒火车、竹竿扒火车等一系列看起来匪夷所思的花式动作,所幸最后都安全完成了。“滑梯扒火车,是把飞虎队员从一个大山头用一个滑梯顺到火车上,如果我们计算不好时间,演员可能就会被卷到两节车厢的中间。”丁晟回忆,扒火车的戏,每一条都是精心准备,也不敢多拍,生怕片场出意外。

但就算是做足准备,现场也是危机四伏。王凯有一场贴着火车骑马的戏,没法用替身,导演透露:“这场戏必须离火车很近,稍不注意,就可能被卷入火车底,这个镜头没办法有更多保护措施,但是王凯做到了。”王凯自己也爆料,“地上高低起伏,拍了一天,屁股都磨破了。”这也害得他很多天在剧组都不敢好好坐,“别人都以为我得痔疮了”,王凯大笑。

“五虎将”个个都有来头

与以往成龙作品里的孤胆英雄不同,这次《铁道飞虎》是“重团队,轻个人”,成龙带领一帮小人物“干了票大的”。

导演丁晟坦言,这次飞虎队员的选拔标准其实非常高,绝对不是“看脸”就能决定的,“这部电影动作戏的属性,需要每个演员都是有功夫的爷们。火车开起来是没法刹车的,100吨的铁疙瘩动起来的势能,连成家班的武术指导看着都恐惧,对于完全没有动作基础的演员来说,很多动作很难完成。”

丁晟透露,黄子韬是最先定的主演,他的武功功底很好,灵活度也好。“王凯是老天爷送给《铁道飞虎》的礼物。”丁晟说,“电影开拍了20天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大家都着急了,我就想赌一把,坚持去找最合适的,直到看到王凯的照片,觉得有种落魄的贵族感,我觉得就是他。我当时都不知道他是谁,后来才知道他很火。”

王大陆这个角色与其他飞虎队员不同,是唯一的一个八路军,却需要有点痞劲儿,“当时也找不到合适的演员,后来我想起刘德华曾跟我推荐过《我的少女时代》的男主角,当时内地还没有上映,但我打开电脑,看到王大陆的照片,就觉得是他。”

桑平看似大块头却很灵活,天生自带喜感,拍完《解救吾先生》后,丁晟就敲定了与他下一部戏的合作。而吴永伦是成家班出身,扛打扛摔,最终这五个人与成龙一起组成了“铁道飞虎”。(李俐)

諾獎頒給鮑勃·迪倫是退步還是進步

来自奥地利作家、先锋戏剧家彼得·汉德克日前现身乌镇戏剧节,在一场主题为谈论他作品《骂观众》背后的故事的活动上,谈到了鲍勃·迪伦获诺奖,对此,他特别强调文学应该把阅读放在第一位。

汉德克的观点,不太符合他的著名作家的身份,作为从事文学行当的人,应该对阅读、对诺奖有更专业的判断与认知。这让人怀疑,是不是现场的翻译出了问题,因为在开场时,汉德克指着自己的鞋子说“它已经36岁了”,但翻译却翻成了“鞋子63岁”,这种不应该出现的翻译错误,会让人联想到汉德克的真实意图,可能在被翻译后有一定的曲解。

事实上在鲍勃·迪伦刚获奖时,也有人发出汉德克之问,认为诺奖不应该颁给一位歌手,而应该颁给传统的小说或诗歌等更为“文学化”的文体。但有一个常识

是,“文学”绝不仅仅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广义上的文学不止于书面语言,口头文学也是文学的一种,比如中国传统的评书,就是口口相传的文学,鲍勃·迪伦的民谣,自然也可以划归广义的文学概念之中。

在外界的解读中,鲍勃·迪伦获奖并不是因为唱,而是因为写,他写作的歌词,有很多更为接近诗歌的本义,他作品里所传递出的诗性,被认为与诺奖所看重作品的文学性是匹配的。况且,在鲍



娱乐

一个礼物,这次颁奖结果,会鼓励世界范围内的文艺创作,向着更多元的方向进。

把诺奖限定于某几种文体身上,一旦诺奖颁奖对象有所偏移,就觉得诺奖变味了——这是文学认知上产生了一种偏狭。就本届诺奖的选择而言,诺奖不是视野收窄了,而是变得更加开放了,未来的诺奖,很有可能会继续向文学的本质回归,评选出更多令人眼前一亮的获奖人选与作品。(韩浩月)

董子健与传达室大爷聊天寻灵感

本报综合消息 由相国强执导,董子健、李梦主演的电影《少年巴比伦》10月26日发布“少年有种”特辑,影片12月9日在内地上映。

电影《少年巴比伦》改编自路内同名小说,

讲述了董子健饰演的青年厂工路小路在戴城糖精厂的热血青春成长史。董子健坦言之前没有接触过工厂,“我去工厂采访了一些人,我喜欢跟工厂传达室的大爷聊天,能从他们口中得到一些关于工厂的故事”。(聂宽冕)

“金荔枝”奖“丹主播”满满正能量

赵丹军:认清了生活的真相 仍然热爱

本报综合消息 江苏广播电视台总台近期推出了2016年度主持人“金荔枝”奖的评选。近日,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得主赵丹军做客江苏综艺频道《震撼一条龙》特别节目“荔枝星秀场”,说出她的故事。

江苏卫视主持人、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得主赵丹军,自诩貌不惊人,最想感谢的人里就有多年陪伴的化妆师和造型师。得奖感言里最让人动容的是,她说,“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仍然热爱。”“付出终有回报,当然感情这件事除外。”

在闺蜜心目中,赵丹军的女儿是她最亲的“小棉袄”,去美国念书之前,给妈妈的闺蜜都发微信,希望她们



赵丹军

经常找妈妈玩,不要让她孤独。现场女儿韩雨汐也给妈妈发来视频,赵丹军笑说,每天跟女儿视频,有时候怕她忙也不太主动联系她,这次真是“礼物”。女儿在视频中还贴心叮嘱最近因录节目受伤的赵丹军,“别穿高跟鞋了,争取在家躺着”,并调皮表示“把你扔在家里,我还是很愧疚的。还好我们还有50天就见面了”。

赵丹军很感慨,女儿现在变得独立自主了,其实她小时候特别黏自己,出差只能趁她睡觉时偷偷走,有一次被她发现了,她赤足追出来那个场景,自己至今还记得。后来自己因为工作老要加班,女儿还经常电话“查岗”。

(张楠)